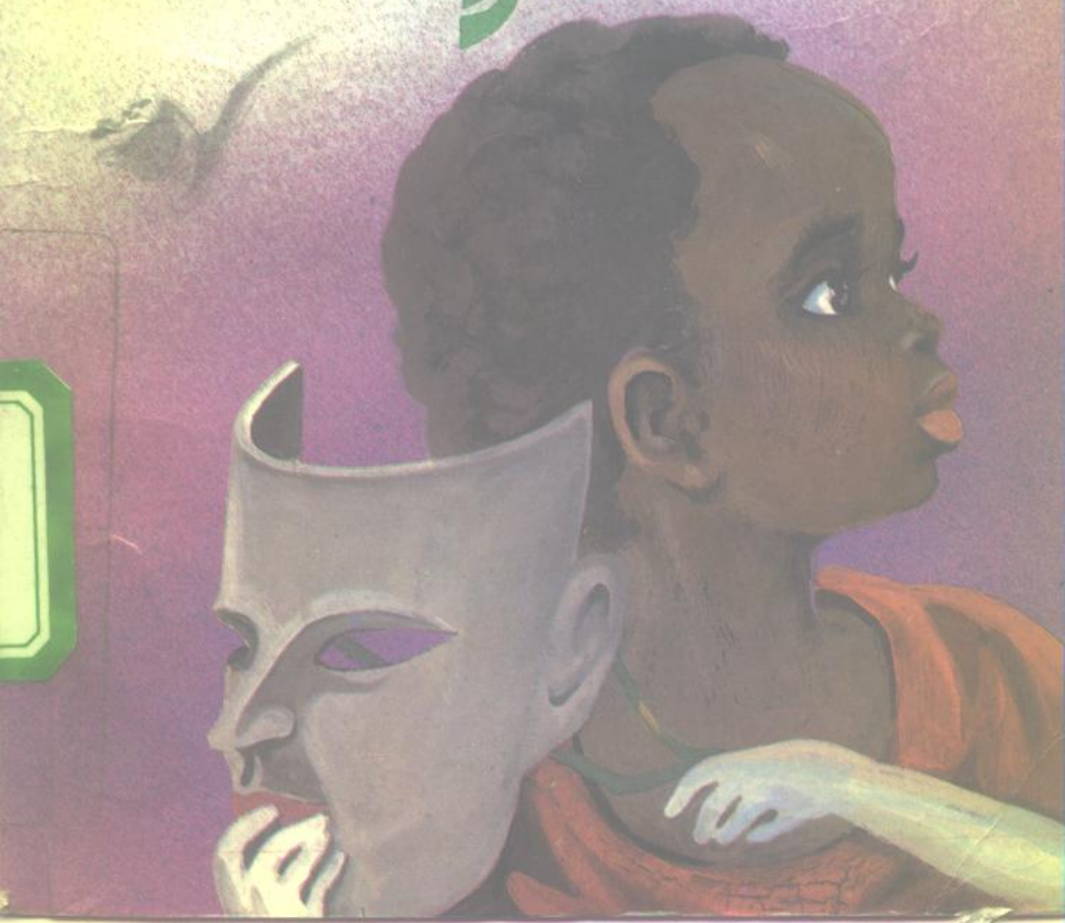


福尔摩斯探案精萃 ● 福尔摩斯探案精萃

(英) 阿·柯南道尔 著

黄面人



03030

福尔摩斯探案精萃

黄面人

(英) 阿·柯南道尔 著
李广成 等 译

群众出版社 • 1992年 • 北京

(京)新登字 093 号

福尔摩斯探案精萃

黄面人

(英)阿·柯南道尔 著 李广成等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125 印张 125 千字插页 1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0816-5/I·253 定价: 3.40 元

印数: 00001-15000 册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阿·柯南道尔 (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 生于苏格兰, 曾于爱丁堡大学攻读医科, 1885 年获医学博士学位, 1902 年被皇室封爵。

由于柯南道尔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 1891 年初决定弃医从文, 专事写作。他写的《福尔摩斯探案》被译成各种文字, 畅销世界各地, 印数高达数千万册, 书中的主人公福尔摩斯也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和机智果敢、善于推理破案的神探的代名词。

我社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上、中、下) 收集了柯南道尔写的全部探案故事, 包括四个长篇《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及五个短篇集子《冒险史》《回忆录》《归来记》《最后致意》《新探案》。该书于 1991 年荣获全国第一届外国文学优秀图书奖。

为了方便广大读者,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福尔摩斯探案精萃》, 共十集。本集收入的《黄面人》《证券经纪人的书记员》《住院的病人》选自《回忆录》, 《失踪的中卫》《格兰其庄园》《第二块血迹》选自《归来记》, 《铜山毛榉案》选自《冒险史》。篇篇情节各异, 起伏跌宕, 使人读之不忍释手, 对提高读者的分析推理能力亦大有益处。

柯南道尔弃医从文百年纪念（代序）

冯亦代

世人大都知道英国有个神探歇洛克·福尔摩斯，但对于塑造这个福尔摩斯形象的作家阿·柯南道尔却不加注意。柯南道尔以他的生花妙笔，既写出了个活生生的神探福尔摩斯，又写出了一系列曲折离奇的凶杀谋财案件。

他写的凶杀案并不在于以恐怖残酷取胜，而只是将这些凶杀轻轻一笔带过，作为他故事的引子，大费笔墨的则是写神探福尔摩斯分析推理的方法，如层层剥笋，最后竹箨尽弃，露出使人欲得的嫩尖，也就是经过对案件的烛隐抉微，排尽万难，终于得到凶杀案的来龙去脉。在这分析推理的过程中，福尔摩斯不以对打枪击为故事进行不可或缺的手段，而是经过重重疑云的布置，终以分析推理使案情大白；即使是个惯犯，也为他入情入理的推测论断，不得不坦白认罪。就是这些重重疑云和福尔摩斯鞭辟入理的推论，赢得了千百万读者的心，使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显得生龙活现，为读者认为确有其人，甚至柯南道尔已将福尔摩斯从悬崖上堕入深渊、一命呜呼之后，读者的不满呼声和喧嚣的舆论，又不得不使柯南道尔拾起他的妙笔，令福尔摩斯死而复生，重理旧业，这才使读者释然于心，原谅了作者。

阿瑟·柯南道尔 1859 年生于英国爱丁堡附近的皮卡地普拉斯，1930 年歿于苏塞克斯。他在爱丁堡大学学医，1885 年毕业得医学博士学位，即以行医为业。他的业余爱好却是文学。早在 1891 年弃医从文之前，即已开始写作。他的处女作是《血字的研究》，写成于 1886 年，各处投稿，均遭碰壁，一直到 1887 年才被人选中，发表于《1887 年比顿圣诞年刊》，从此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1890 年，他又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四签名》，顿获盛名。1891 年他正式弃医就文。1892 年，他以《波希米亚丑闻》等 12 篇短篇，汇编为《冒险史》出版，1894 年以《银色马》等 12 篇故事，编成《回忆录》问世。柯南道尔至此对专写侦探案件感到厌烦，就图终结福尔摩斯，令其身死，却招致了广大读者的不满，甚至谩骂威胁；柯南道尔不得不在 1903 年在《空屋》这一故事中使福尔摩斯绝处逢生。1905 年出版另一组故事，包括《空屋》，集为《归来记》，1915 年印行《恐怖谷》，1917 年出版《最后的致意》，1927 年又出版《新探案》。这些故事的内容与形式，大都不脱旧作的窠臼，不能引起读者的新兴趣。但他在 1901 年写成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却被读书界视为柯南道尔的压卷之作。此外，他还写了些历史小说等，都不受注意。

柯南道尔的写作，深受美国作家爱伦·坡（1809—1849）的影响。爱伦·坡是美国哥特式和侦探小说的鼻祖，写超自然的恐怖和神秘的死亡等。其次，他也受法国小说家加坡利奥（Emile Gaboriau, 1832—1873）的影响，加坡利奥在文学上被认为是法国侦探小说之父，他写的作品以想象力丰富与观察敏锐得名。看来柯南道尔在他们二人的笔下汲取了不少营养，使他所写的福尔摩斯被人目为真人真事，连虚

构的福尔摩斯住宅贝克街，也成为福尔摩斯迷的圣地了。至如福尔摩斯俱乐部等，则英国内外均有此类组织。

据批评家说，柯南道尔获得成功的秘诀，在于他有分析事物的智慧，能够根据乍一看是极细微和极不重要的片鳞半爪，从中推断出事件的真实过程。又说，柯南道尔写的故事一贯叙述到最后，也还使读者摸不清谁是真正的罪犯，而在收尾处，则在故事的高潮中，指出福尔摩斯如何解开那个似乎不能解的疑团。《四签名》中的警官埃瑟尔尼·琼斯的草率从事，案件尚未调查清楚，便匆匆下结论，正好说明福尔摩斯的细致小心于调查推论，既不放过一个疑点，也决不轻易下结论，须经过调查研究，得出正确的答案，对案犯绳之以法。这是两种侦探的不同手法，同时在案情调查中故布疑阵，设下重重悬念，这便是故事引人入胜之处。柯南道尔后期的作品，情节虽异，过程大都有所雷同，不免有公式化之嫌，为读者所病；但从整个他的作品来说，其文学质量，与一般侦探小说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

今年是柯南道尔弃行医而从事文学创作的100周年，群众出版社将发行福尔摩斯探案的精选本，以便利广大读者的要求；爰草此文以作纪念，也许能使读者对福尔摩斯这一文学形象的塑造者有所了解。

1991，5，27 于听风楼

目 录

黄面人	李家云译(1)
证券经纪人的书记员	李家云译(24)
住院的病人	李家云译(45)
失踪的中卫	李广成译(71)
格兰其庄园	李广成译(97)
第二块血迹	李广成译(125)
铜山毛榉案	陈羽纶译(155)

黄 面 人

在一些神秘的案件中，我的朋友福尔摩斯的非凡才能使我们对一些离奇的戏剧性故事听得入了神，最后我们自己也投身到这些故事中去了。在我发表根据这些案件所写的短篇小说时，很自然地就把他的成就写得比失败要详细得多。我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顾全福尔摩斯的名声——事实上，每逢濒于绝境时，他的精力和多才多能实在令人钦佩不迭——而是因为凡是福尔摩斯遭到失败之处，别人也不会成功，而故事也就永远没有结局了。然而，往往发生一种情况，甚至当他出现了错误，最后还是被他查出了真情。我曾注意到五六种这类情况的案子，其中有两件案子最明显而引人入胜，一件是马斯格雷夫礼典案，一件就是我现在准备讲述的故事。

福尔摩斯是一个很少为锻炼身体而进行体育活动的人。一般来说，善于运用自己体力的人并不很多。而毫无疑问，在与他同体重的人中，福尔摩斯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拳击家，不过，他把盲目锻炼身体看作是浪费精力，所以除了与他职业有关的项目以外，他对其余活动一向很少问津。可是他精力非常充沛，不知疲倦。显然，他这样的养身之道，确实是很奇怪的。他的饮食总是很简单的，起居也极其简朴，近于节

衣缩食。除了偶尔注射些可卡因以外，福尔摩斯没有其他恶习。每当没有案件可查，而报纸新闻又枯燥无味时，他便求助于麻醉剂，以解除生活的单调。

早春的一天，福尔摩斯清闲起来，居然有时间陪我到公园去散步。此时榆树已生出嫩绿的幼芽，栗树梢头开始冒出五瓣形新叶。我们在一起不言不语地漫步了两个小时，这对两个互知肺腑的人是很适合的。我们回到贝克街时，已经近五点了。

“请原谅，先生，”我们的小仆人一边开门一边说道，“有一位绅士来找过您，先生。”

福尔摩斯抱怨地望了我一眼。

“这都怪午后散步！”福尔摩斯说道，“那么，这位绅士已经走了吗？”

“是的，先生。”

“你没有请他进来吗？”

“请了，先生，他进来过。”

“他等了多久？”

“他等了半小时，先生。他非常焦躁不安，先生，他一直在屋中踱来踱去，跺着脚。我在门外等候，先生，可是我能听到他的动静。最后他走到过道里大声叫喊说：‘是不是他不打算回来了？’他的原话就是这样，先生。我说：‘请再稍等一等。’他又说：‘那么我到外面去等好了，我在这里快闷死了，过一会我就回来。’说完他就走了，我说什么也留不住他。”

“好了，好了，你做得很对，”我们走进屋中，福尔摩斯说道，“真叫人生气，华生。我正需要一件案子。从这个人急不可耐的样子来看，似乎是一件重要案子呢。喂！这桌上的

烟斗不是你的，一定是这个人丢下的。这是一只很好的欧石南根烟斗，斗柄很长，是用烟草商叫做琥珀的那种材料做成的。我不知道伦敦城里究竟有几支真正的琥珀烟嘴，有人认为里面包着苍蝇的那种才是真正的琥珀。喂，他竟把显然很珍爱的烟斗遗忘了，说明他一定是非常心烦意乱了。”

“你怎么知道他珍爱这只烟斗呢？”我问道。

“啊，据我看来，这烟斗的原价不过七先令六便士，可是，你看，已经修补过两次，一次在木柄上，另一次是在琥珀嘴上。你可以看到，每次修补都用的是银箍，比烟斗的原价要高得多。这个人宁愿去修理烟斗，也不愿花同样的钱去买一只新的，说明他一定很珍爱这只烟斗了。”

“还有别的吗？”我问道，因为福尔摩斯正把烟斗翻过来掉过去，以独特的沉思神情凝视着它。

福尔摩斯把烟斗拿起来，用他那细长的食指弹了弹，好象一个教授在讲授动物骨骼课似的。

“烟斗有时是非常重要的，”福尔摩斯说道，“除了表和鞋带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比烟斗更能表示一个人的个性了。可是这支烟斗的迹象既不明显，也不重要。烟斗的主人显然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惯用左手，一口好牙齿，粗心大意，经济富裕。”

我的朋友丝毫不假思索地信口说出了这些话，我看到他斜视着我，看我是否明白他的推理。

“你认为他用一只七先令的烟斗吸烟，那就是一个有钱的人吗？”我问道。

“这是格罗夫纳板烟，八便士一英两，”福尔摩斯说着，把烟斗在手心中磕出一点烟丝来，“用这一半的价钱，他就可以

抽上等烟了，可见他是经济富裕的了。”

“那么，别的几点呢？”

“他有在油灯和煤气喷灯上点烟斗的习惯。你可以看出这烟斗的一边已经烧焦了。当然用火柴就不会弄成这样了。用火柴点烟怎么会烧焦烟斗边呢？但你在油灯上把烟点着，就不能不烧焦烟斗。而烧焦的只是烟斗的右侧，由此，我推测他是一个使用左手的人。现在你把你的烟斗在灯上点燃，你就可以看到，因为你惯用右手，自然是左边侧向火焰了。有时你也许不这么点烟，但这毕竟不是经常的。所以只能认为他惯用左手。琥珀嘴已被咬穿，说明他身强力壮，牙齿整齐。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听到他已走上楼来，那么，我们就可以研究一些比这烟斗更有趣的问题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的屋门开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走进来。他身穿一套讲究而素净的深灰色衣服，手中拿着一顶褐色宽沿呢帽。我猜他的年龄在三十岁上下，可是实际上他还要大几岁。

“请原谅，”他有些窘迫不安地说道，“我想我应当先敲一敲门。是的，我当然应该先敲门。可是事实上我有点心烦意乱，请原谅我的冒失。”他把手放在额上，仿佛头昏眼花似的，一扭身倒在椅子上。

“我可以看出你已经一两夜没有睡觉了。”福尔摩斯和蔼可亲地说道，“这确实比工作还要伤神，甚至比玩乐还要伤神。请问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呢？”

“我要请你指教，先生。我不知道怎样办才好，我的整个生活似乎已经垮了。”

“你是不是想请我做一咨询侦探？”

“不单是这样。你是一个见识广博的人，一个饱经世故的人，我需要你赐教。我需要知道下一步我该怎么办。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他说得支离破碎，呼吸急促，声调颤抖，我觉得他好象连说话本身都非常痛苦，始终竭力用意志抑制着自己的感情。

“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他说道，“哪一个人也不愿意对外人说自己的家务事。尤其是和两个完全陌生的人来商议自己妻子的行为，更是令人难堪。这样做简直太可怕了。可是，我已经到了智穷力尽的地步，不能不向别人求教了。”

“我亲爱的格兰特·芒罗先生……”福尔摩斯开口说道。我们的来客从椅子上跳起身来。

“怎么？”他大声说道，“你知道我的姓名？”

“假如你想隐瞒自己的姓名身份，”福尔摩斯笑容满面地说道，“我劝你以后不要再把名字写在帽里儿上，或者你拜访别人时，不要把帽里儿冲向人家。我正想告诉你，我和我的朋友在这间屋子里已经听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神秘莫测的事情，而且我们有幸能够使不少惶惑不安的人得到安宁。我相信我们也能为你做到这一点。因为时间是很重要的，请你不要耽误时间，赶快把事情的原委告诉我吧。”

我们的来客又把手放到额上，仿佛感到非常痛苦。我从他的姿态神情上看出来，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不易冲动的人，天性有些骄傲，宁愿掩盖自己的创痛，也不愿暴露出来。后来，他忽然用握紧的拳头作了个坚定的手势，似乎不再保守秘密，开始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福尔摩斯先生，我是一个已经结了婚的人，婚后已三年了。在这三年中，我和我的妻子象任何一对

夫妻一样，恩爱异常，生活美满。我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没有丝毫分歧。可是现在，从上星期一开始，我们中间突然产生了障碍。我发现，在她的生活上和思想上，有一些东西我竟然一无所知，犹如她是个陌路相逢的女人一般。我们疏远了。我要知道这是为什么？

“不过，有一件事我要先让你知道，然后我再继续讲下去，福尔摩斯先生。艾菲是爱我的。不要在这方面产生什么误会。她一心一意地爱着我，现在更加爱我了。这一点我知道，也感觉得出来，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男人很容易察觉女人在爱他。不过我们夫妻之间，有这个秘密存在，在这个秘密弄清楚以前，我们不能一切照旧了。”

“芒罗先生，请你把事实告诉我，”福尔摩斯有点不耐烦地说道。

“我先把我所知道的艾菲的历史告诉你。我初次见到她时，虽然她很年轻，仅仅二十五岁，却已是未亡人了。那时她叫赫伯龙夫人。她小时就到美国去了，住在亚特兰大城，在那里嫁给了那个赫伯龙，他是个律师，顾客很多。他们有一个孩子，可是那地方流行了黄热病，她的丈夫和孩子得黄热病双双死去，我看到了赫伯龙的死亡证。这使她对美国产生了恶感，便回国和她未出嫁的姑母一起住在米德尔塞克斯的平纳尔。我还要说明，她的丈夫给她留下相当多的遗产，大约有四千五百镑。她丈夫在世时对此笔资产投资得利，平均年利七厘。我遇见她时，她到平纳尔才六个月，我们互相倾心，几星期后就结婚了。

“我自己是个蛇麻商人，每年有七八百镑的收入。我们在诺伯里租了一座小别墅，每年租金八十镑，生活非常舒适。我

们这小地方离城虽然很近，却有乡村风味。离我们不远，有一家小旅馆和两所房屋，我们门前田地的那一边有一所单独的小别墅。除此以外，只有到车站去的半路上才有房子。我的职业使我在一定的季节才进城去办事，可是在夏季我就不用进城了。于是我和我的妻子在自己的乡下住宅纵情欢乐。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夫妇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

“还有一件事，我应当先告诉你，然后再讲下去。我们结婚时，妻子把全部财产都转让到我名下了。这原不是我的本意，因为我觉得我的事业如果失败，那就很难周转了。可是，她一定要这样做，我只好照办了。啊，大约六个星期以前，她来找我。

“‘杰克，’她说道，‘当你接受我那笔钱的时候，你说过，我什么时候要用就可以向你要。’

“‘不错，’我说道，‘那本来都是你自己的钱嘛。’

“‘好，’她说道，‘我要一百镑。’

“我听到这话，感到有些惊愕，因为我以为她不过是要买一件新衣服或其他这一类的东西。

“‘到底怎么回事？’我问道。

“‘噢，’她开玩笑地说道，‘你说过你只不过做我的银行保管，你知道，银行保管是从来不向人家乱发问的。’

“‘如果你真需要这些钱，当然可以拿到它。’我说道。

“‘啊，是的，我当真需要它。’

“‘你不能告诉我你用这笔钱作什么吗？’

“‘杰克，过几天可以告诉你，不过现在不行。’

“于是我只好这样办了。不过如果说我们夫妇间有什么秘

密的话，这就是破题儿第一遭。我给了她一张支票，事后也没再想这件事。这件事也许和后来发生的事没有什么关系，但我想我还是都说出来好。

“好，我刚才告诉你们，离我们住处不远，有一所小别墅。在我们住所和小别墅之间有一块田野，可是你要到小别墅去，就得沿大道走到对过，然后再绕到一条小路上去。就在小别墅那边，有一片繁茂的苏格兰枞树，我平常很喜欢在那里散步。因为，在树林中散步总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八个月来，这所小别墅一直无人居住，但这太可惜了。因为那是一座很漂亮的两层楼，有一道古式的游廊，周围到处是金银花。我经常在那里逗留，并且经常想，如果住在这里该是多么惬意啊。

“咳，上星期一傍晚，我走在这条路上，遇到一辆空篷车转到小路上，同时看到游廊旁草地上有一堆地毯和一些别的东西。很明显，这所小别墅终于租出去了。我走过去，象一个游手好闲的人那样停下来打量一番，想知道住得离我们这么近的究竟是什么人。可是我正在打量，突然意识到上面一扇窗户里有一张面孔也正在看着我。

“福尔摩斯先生，我当时不知道这张面孔的样子，可是，我背上似乎冒出了冷汗。我站得稍微远了一点，所以看不清面貌如何。不过这张面孔有点不自然而且不象人脸。这就是我那时的印象。我便急忙走向前去，以便把窥视我的那个人看得更清楚些。但我走近以后，那张面孔突然不见了，仿佛突然被拉到室内的暗处。我站了足有五分钟，仔细考虑这件事，打算把我得到的印象分析一下。我很难说明这究竟是一张男人的面孔，还是女人的。它离我太远了。可是这张面孔的颜色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很深的。它就象青灰色的白垩土

一样，而且有点僵硬呆板，不自然得吓人。我心里很不安，便决心再去看看这所小别墅的新住户。我走近门前敲了敲门，立即有一个身材高大、体态削瘦的女人把门打开，这女人面容丑陋，令人生畏。

“‘你要干什么？’她操着北方口音问道。

“‘我是你对面的邻居，’我把头朝我的住处点了点，说道，‘我看你们刚刚搬进来，因为我想是不是能帮助你们做些什么……’

“‘喂，我们需要你时，自然会请你的，’她说着，竟然把门关上。我吃了这样粗暴的闭门羹，非常恼怒，转身便回家了。整个晚上，尽管我竭力去想别的事情，但我脑中始终萦绕着窗口的那个怪人和那女人的粗鲁形象。我决意不向妻子说这件事，因为她是一个胆怯而又容易激动的女人，我不愿意让她分担我所遭遇到的不快。然而，在我临睡以前，我告诉她那所小别墅现在已经住上人了，她没有回答。

“我通常睡得很死。家里人经常嘲笑我说夜里没有什么能把我吵醒。可是在这天晚上，由于这件事情的小小刺激或是其他原因，我不知道，但我却睡得不象平常那么死。我在似睡非睡中模模糊糊地觉得室内有什么在走动，逐渐意识到我妻子已经穿好衣服，并且披上了斗篷，戴上了帽子。我喃喃地说了几句惊异的话，对她这种不适时的举动提出了异议。当我半睁半闭的双眼突然落到我妻子被烛光映照的脸上，竟使我惊异得说不出话来。她的表情是以前我从未见过的，也决不会是假装的。她脸色死白，呼吸急促，在她扣紧斗篷时，偷偷地瞧着床上，看是否惊醒了我。后来，以为我还在睡梦中，她便悄悄地从屋中溜出去，过了一会，我听到一阵尖锐的吱